

LIS视域内的话语权力和话语分析

陈 信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摘 要 文章阐释了后现代语境中话语的权力、话语成规的表现形式及话语分析在LIS领域的应用,认为打破话语成规的话语分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探寻新的话语,二是伪装成现有话语。

关键词 LIS 话语成规 话语权力

DOI: 10.13663/j.cnki.lj.2015.02.006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nalyses in LIS

Chen Xi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Kunming)

Ke P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iscourse power in postmodern context, the forms of discourse form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S. It then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break down discourse formation, namely, exploring new discourse, and disguise new one as the old one.

Key words LIS, Discourse formation, Discourse power

0 引言

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在试图效仿自然科学,站在客观和中立(Objectivity and Neutrality)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对象,导致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的盛行。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分析学者对实证主义研究中绝对、客观的哲学思想和程式化的研究手段提出了挑战,在研究中强调相对性、情境性、历史性和文化性。正如哈里斯所言,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使我们的研究更全面、更具有弹性^[1]。

随着当代主流哲学思潮引入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有关话语和话语分析研究因而逐渐得到重视。理解并掌握话语和话语成规的涵义、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宽认识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我国LIS教育、职业和研究领域内所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

1 话语权力

1.1 什么是话语(Discourse)

话语在不同领域的话语分析者眼中有不同的含义,但根据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中的理解,话语由陈述(Statements)构成,陈述不同于句子(Sentences),句子只要符合句法规则即可(如主谓结构、主谓宾结构等),陈述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称谓、一个图片或一个公式,陈述中蕴含了丰富的认识的、文化的与历史的意义在里面。表一列示了句子和陈述的不同。

表1 句子和陈述的区别

	Sentences	Statements
类型	主语——谓语 主语——标语 主语——谓语——宾语 ……	一个称谓 一个图片 一个公式 一个句子 ……
合法化条件(规则)	句法	认识型 制度的 文化的 ……

1.2 话语成规 (Discursive Formation)

在话语分析者眼中,话语成规又称为话语体系或话语的权力,按照丹纳赫的理解,话语成规由一系列的陈述构成,且必须满足四个标准:这些陈述指向同一事物,具有同一的表现形式,共享同一概念体系以及同一主旨和理论,即这些陈述构成了一个话语系统。由于陈述的表达过程体现了丰富的认识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因此由陈述构成的话语同样体现着历史性、文化性,甚至于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话语成规或话语系统一经形成,即构成了一套判别事物的标准,它决定了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生产、接纳相容话语,排斥不相容话语,从而影响人的意识或思想,进而影响人的实践。

Radford 在 2003 年的一文中列举了图书馆内部一系列的话语成规:在图书分类和图书的排架中,图书按一定的规则和顺序排列,图书在分类和排架中的次序固定;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学研究社区被认为是“另类”研究,甚至被认为不属于图书馆学研究,因为它对图书馆实践无实际用处;图书馆学研究社区拒绝接受“主流”研究领域外的问题、概念和理论^[2]。整个学科对有关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种族、阶层及性别等重大问题的影响非常漠视,造成学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形成了美国图书馆学家维根德所说的“管状思维”和“认识盲点”^[3]。

1.3 知识中的话语

知识是话语成规的结果。既然话语体系或话语成规派生与之相容的话语,排斥与之不相容的话语,这意味着特定的话语体系会让特定的知识生产成为可能,而让“另类”的知识生产不可能。对于福柯来说,知识就是人们通过其话语可以言说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话语就有什么样的知识,特定的话语在成就一种知识的同时也排除其他的知识。

从本体论的层面来说,由于知识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的生产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因而知识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由于赋予陈述以合法性的规则具有历史性、文化性、情境性等特征,因而知识也不是绝对的,知识具有相

对性。

知识的生产渗透着权势和利益。由于话语的合法性由学校、出版社、杂志社、同行评审专家等“权力”机构监管和控制,因而知识生产渗透了权势甚至利益的作用。“以精神病为例,国家起草政策法律,以法律形式规定,谁是正常而健康的,谁又是道德或生理上变态而危险的。但是这些政策和法律依据是那些由机构和学科制造出来的知识。换句话说,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批准了权力的行驶,并使其合法化”^[4]。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知识与真理无关,即任何知识都不能声称真理。

1.4 语言中的话语

语言在话语成规的语境中具有同等的性质。语言并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忠实的和中立的工具,它被使用的过程就是人们根据语境和规则(即一个领域的话语成规)对语言材料赋予意义的过程。如一个事物(如图书馆)一个事件(如公共图书馆的评估)一个过程(如图书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的意义并不是先验地、客观地存在着,然后由语言忠实地、照镜般揭示出来;相反,它是由人们通过语言材料及其意义的选择呈现出来的。这一呈现过程的建构性表现在:当一种声音、意义或经验在语言材料的选择中被成就,另外的声音、意义和经验就被消弭了^[5]。

语言中的话语在建构知识与意识的同时,也在能动地建构社会实践。当渗透了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以合法的形式呈现出来后,而人们又接受这种合法的语言,它就可能按其预期的效果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可以说语言的表述者通过语言中的话语在从事社会活动,建构人们的意识和社会实践。在我国图书馆界,在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意识、图书馆职业精神普及之前,图书馆实体内部充斥着“禁止”、“不准”的话语,认为读者是需要 Discipline 的被管理者,而不是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参与者;学术界认为实践界经验式的、感悟式的、思辨式的不科学的、不规范的研究,实践界认为学术界研究不实用,理论脱离实践(图书馆哲学提出时外界的质疑),由此造成学术界和实践界双重盲点。

2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打破话语成规的方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学领域。20世纪50以后,话语分析逐渐被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并出现了不同的话语分析流派,除自20世纪30年代延续下来的话语分析流派,还出现了以福柯理论为基础的话语分析流派和批判话语分析流派。

2.1 话语分析在 LIS 领域的应用

话语分析不同于现象学对定性的访谈数据的解释,因为现象学并不关注说话者的意图。话语分析集中于分析被话语成规消弥的话语,以及其背后隐藏的机制。它将社会中隐藏的矛盾、冲突和问题等暴露出来,为人们提供了发现另一种声音的途径。

目前 LIS 领域应用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话语分析的一般理论问题和话语分析在 LIS 领域应用的可行的途径;二是利用话语分析方法定性地分析访谈数据;三是分析研究前偶然形成或自然形成的话语^[6]。

2.2 话语分析方法

由于话语成规具有约束和排他的功能,由此会形成一个领域的思维与认知边界,边界之外的部分往往成为这个领域的认识盲点,因此有必要打破话语成规,拓宽人们认识事物的视野。话语分析为打破话语成规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探寻新的话语,二是伪装为现有话语。

2.2.1 探寻新的话语

在后现代语境中,话语成规或话语体系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话语分析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探寻被话语成规解构、消弭的话语),是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所倡导的理念的解构,从更深的哲学层面来说,话语分析走的是 Antirealism、符号学和阐释学的道路。

探寻新的话语一般来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析话语中存在的相互矛盾或内在不一致的地方;第二阶段为确认模式,如重复出现的独立于表述者的描述、解释和争论等;第三阶段为确定基本的假设和基点,用福柯的话来说即陈述,讨论某一现象的特殊方式^[7]。

2.2.2 伪装成现有话语

有关话语成规建构认识和实践的原因,John Shotter 认为话语成规之外的话语造成了对现有话语的“文本侵犯”,引发了话语表述者的惊恐与不安。实际上,话语中渗透的意识形态、权势、利益等关系,使得话语成规之外的话语对现有话语形成威胁与挑战,因此话语成规极力将新的话语排除在外。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新的话语伪装成现有话语,以取得现有话语的认同。如 Radford 将现代欧洲哲学引入 LIS 领域时,用 LIS 领域现有的话语图书分类和图书排架作为开端,以消除现有话语对新话语的陌生感,取得现在的包容与认同^[2]。

参考文献

- [1] HARRIS, MICHAEL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Trends, 34, winter 1986: 515-534.
- [2] Radford, Gary P. Trapped in Our Own Discursive Formations: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03, 73(1): 1-18.
- [3] Wiegand, Wayne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J].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32.
- [4] 丹纳赫 J. 理解福柯[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5] 于良芝.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与认识盲点——对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的话语分析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7): 4-13.

- [6] Haider Jutta, Bawden David. Conceptions of “information poverty” in LIS: a discourse analysi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7, 63(4): 534-557.
- [7] Talja, Sanna . Analyz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The discourse analytic method [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9, 21 (4): 459-477.

陈 信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馆员。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2013级博士生。E-mail: 417106031@qq.com 云南昆明 650500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MLIS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 2014-03-19)